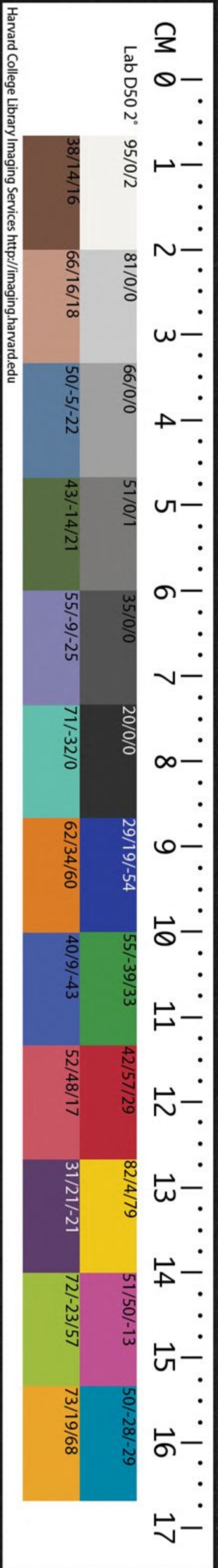


T2511/12736(31)

31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LIBRARY
GENERAL LIBRARY

DEC 2 1902

DEC 5 1962

田敬仲完世家第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他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他為厲公而左傳厲

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他也蓋他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益今此云厲公他非也他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他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

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

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九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

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是為相公相公與佗異母及相公病蔡人為佗
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
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相
公之少子林然厲公殺其父與兒乃令蔡人誘
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
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
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
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及已完故奔齊齊相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

為工正

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

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

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

完完之奔齊齊相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

仲仲生穉孟夷

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

敬仲之如齊

以陳字為田氏

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

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

潛孟莊

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芷昌改反

田潛孟莊生文子

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

晉來奔齊

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齊莊公厚安之晏嬰與田

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栢子無宇田栢子
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
與釐子正義曰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
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
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歿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
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
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

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

曰芮子生子荼

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

景公病命其

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

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

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

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

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

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

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

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

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
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
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鮒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棗中索隱曰棗音託棗中謂皮棗之中置坐中央發
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
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
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
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
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

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

云齊地也

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

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田常成子與監止

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監反監姓止名

俱為左

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

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葉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

簡公

索隱曰御官也

鞅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

馬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索隱曰齊公家

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大史誤耳

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

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

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

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

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

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

甲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

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云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田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

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云

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

徒追執簡公于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

北界上地各在勃海郡東平縣也

簡公曰必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

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

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

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

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

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

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五十一

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疆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正。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鄒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

琅邪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

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

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宿夜只全人

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

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誰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效雖子七十紙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只也。田常卒子襄子

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暨。索隱曰暨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常謚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

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

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

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

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陽陵故城在許州陽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

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

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抵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十八年取曹之邲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邲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邲音

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各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

十六里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

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代其立徐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

日十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代其立十四年淫於酒婦

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

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代其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于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

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

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

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相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

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相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相公召

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驪忌段于朋如戰國策威王十

宣王二年有驪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曰蚤救

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名異故不同也

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

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

相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

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龍臺燕國取及采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采丘故六年救衛相公卒

縣爾時齊伐燕采丘魏趙來救之魏六年救衛相公卒

趙世家並云伐齊至采丘昔是易州六年救衛相公卒

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相公十八年子威王因

後威王始見則相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公十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

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三年三晉滅晉

後而分其地六年曾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鍾平

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陵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

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汝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

四界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

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
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

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與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省苦昔日趙攻魏正義曰音

以敝虐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身尚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其耳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

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

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

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

臧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

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

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温小弦者

温字作春春氣温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

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攬之

深徐廣曰以爪持醉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醉

者四時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

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

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

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
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
存亡也故曰琴之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
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
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
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
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
此言常無離君

故曰謹母離前淳于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索隱曰狝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
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

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

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

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日久舊也幹弓
幹也考工記作拊幹則拊昔音相近

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

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

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

君子母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

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制若琴瑟不較則琴瑟不能成五音馬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脩法律而督女媧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鄉音之

應聲耳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

見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駟忌以為設以微辭駟忌必不能及

乃相與俱往見駟忌淳于髡之徒禮蹈駟忌之禮甲淳于髡

等稱辭駟忌知之如應鄉音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駟忌之禮踞

淳于髡之禮甲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

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多系繫能劫手居其有年

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

乎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

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使

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

伐故祭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

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一乘哉
 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
 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于朋曰不救則不
 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
 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
 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兖州鄒縣也以弊
 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
 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
孫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

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

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

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大

下三十二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

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

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

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

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率其徒龍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子章列傳云田忌龍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三十二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系家不同也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二年魏

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

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

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

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

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安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

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孫子曰索隱曰夫韓魏之兵未弊

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云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

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

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

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

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

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七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年與魏王金皐平阿南正義曰沛郡明年復會甄魏

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

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明年與魏襄王會

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

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正義曰替晉齊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

之稷下先生也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

慎子四十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

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

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

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

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十九年宣王卒

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

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

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

圍雍氏徐廣曰在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

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

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後也莫索將拔徐廣曰在齊陰死胸齊兵又進

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

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技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

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父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

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

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

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

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

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

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三國實伐三川而歸

索隱曰三川韓地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

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

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

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

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

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

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

得魏來事已而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

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秦韓之

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

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分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

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今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

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二年秦惠王

卒二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宜丘徐廣曰表曰與

涇陽君子秦子當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二十六年徐廣曰孟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

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

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三十

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

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

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

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

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

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

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

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

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

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

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

甲劫王相薛文走

秦擊楚使公子

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

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

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

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

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

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有

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危有淮

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

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陸兖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

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

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執慮之於是齊

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年八年伐宋秦昭

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

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二十七里同韓聶聶吾友也而攻吾

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

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

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

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

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

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

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戰國策作結軻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

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

宋王出亡死於温正義曰懷州有温城齊

田割楚之淮北西

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

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二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

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

敗我濟西徐廣曰秦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

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

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

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敎反因相齊潛王淖

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

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

也

徐廣曰音曜一音皎家庸太史敦女竒法章卓狀貌以為非恒

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

莒莒中人及齊工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

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

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主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

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

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矢人子之禮襄王在莒

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

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王義

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

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

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

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

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

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

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壺沃焦釜也夫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二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二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二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

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

正

遂滅齊爲郡天下

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二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

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其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

客邪客說建往言遂乃失策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

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

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

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

索隱曰比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

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專齊國之政非

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覽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然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史伍仟捌佰壹拾柒字

註參仟伍佰柒拾伍字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

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其先宋人也曰孔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闕里

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

紇與顏氏女野

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

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

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

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

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

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

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

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禱於尼丘得孔子魯

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

一年十月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生而首上

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一歲每少一歲也

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

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寶二日紀

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實在曾南山之空竇中無

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出故因名曰丘云

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

死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

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

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

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

墳處遂不告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

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以木為之受

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殯

五父之衢

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

正義曰慎謂以 耶人 正義曰 輓父之母誨孔子父

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鄉養士孔

子與往 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饌飲魯文學之士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陽虎

絀曰季氏鄉養士非敢鄉養子也 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

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鄉養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 孔子

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子穀厘子病且死 索隱

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 試戒其嗣懿子曰孔丘聖

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 杜預曰孔子大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

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及正考父 杜預曰正考父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任戴武宣公

服虔曰正考父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 杜預曰三命鼎

廟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

循牆而走 杜預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 杜預曰其恭如是

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公儉也 其

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王

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今孔丘

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穀厘子

卒歆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

與歆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

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中索隱曰有本作

委吏上委積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蓄蓄蕃息由是

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

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

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

依此為證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其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

士之人語也乃魯君與之一乘車而馬一匹子俱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為人臣者母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入子者一孔子自周反

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

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

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

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
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
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正義曰百
里奚也
爵之大夫起鬮系繼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
孟了以為不然之言也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景公說孔子年二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鬮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鬮雞臺二所相去十五
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
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鬮雞季
氏於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

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

正義曰相州城安
縣東南三十里丘

丘故城本春秋
時乾侯之邑

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
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

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
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

景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
也陳氏果滅齊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

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安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

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

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

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成樂。各飾繁。於其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上孔子曰。奉子以季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自二卿季氏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

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

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

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

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

平子卒。相子嗣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

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則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

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

達。閩音兩家語作魍魎。音騷。然山。縹獨一足。是山神名。故

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

人一名沐腫。音木踵。土之怪。墳羊。雄未成者也。吳伐越。

隋會稽王肅曰隋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廢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得骨節

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

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

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

陳尸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

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

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

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自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

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

索隱曰太康元年改永安屬吳興郡。為整厘姓索隱曰整厘音信家語云在

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

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僬氏三尺

短之至也韋昭曰焦僬西南蠻之列名也。索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也。索括地志在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相子璧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其

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囚相子與

盟而驛之正義曰驛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

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
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
正義曰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
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
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
蓋周文武起。曲盡錫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
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仕。子路不說止孔子。
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曰家語作西方。王肅曰家語作西方。王肅曰家語作西方。

皆取法則焉

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

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

魯。爲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

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

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

見。王肅曰會遇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
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
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舞
者所執。故周禮謂有被。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
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
歷階而登。階不聚足。歷階音級也。故王肅云。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
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怵。麻毛而
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
索隱曰。營或謂經營。而
或亂也。家語作熒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君。
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
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
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
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龍共立
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龍丘縣東
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
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以謝過。服虔曰。三
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
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
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正肅曰。高文長文。文
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

氏宰將隋主二都服虔曰三都二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即鄉亭正義曰季子氏將隋主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頌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頌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杜預曰魯國下縣上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

二子奔齊遂隋毒具將隋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隋主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隋幸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

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

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

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索隱曰家語作容璣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相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

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君為周偏道路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王肅曰則吾猶可

以止相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

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

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相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衛靈公問孔

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

斤兩皆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王義曰故匡城在滑顏刻為

州城縣西南十里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

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

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匡人

有暴風擊軍士僵介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

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

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家邑也家語云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孔子曰吾以汝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

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

此文者本不當以我知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馬融曰一如予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孔

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

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

既及之文及從者曰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甯死匡人或

設辭以解圍或曰甯武子難今此合論語去即過蒲徐廣

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月餘反乎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丑右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

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琤然正義曰孔子曰吾鄉為

弗見見之禮合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

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

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

之不出出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也居衛月餘

也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官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公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朝翔也

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

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

歲魯曾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

陳哀公三年與弟子曰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

吉無不利故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東門有

人其類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其項類臯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蠡系蠡若喪家

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蠡然而不

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

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

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
 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集集于陳廷而死若
 矢貫之石怒若矢長尺有咫韓昭曰集擊鳥也今之鴉也
 八寸曰咫若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集音第毛詩義疏鴉
 齊人謂之執鸞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
 種皆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
 為集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集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勤弩射四百步今之鞞鞞國方有此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肅
 也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口各
 賄而來貢所有之財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怒若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

曰大姬武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親謂若夏后氏之黃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

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

之韋昭曰故府善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

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

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

命也

已。吾與夫子再盟。惟難。寧鬪而死。鬪其甚疾。蒲人懼。

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提劍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

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

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曰。正義

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

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婦人有保西河之志。

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他。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矣。於政不用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

牟宰。趙簡子攻浞。中行伐中牟。

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坐。吾者。君子不入

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

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瓠瓜

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石有荷

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聲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其契然也。

徑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磬石信已。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琴為

擊琴。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矣。子魯論語謂

已。曰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

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黜然而長。徐廣曰詩

方。索隱曰幾與注。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子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

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貫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

作鳴犢竇貫。又作竇貫。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

子殺竇貫。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貫。字鳴犢。聲

轉字異。或作鳴犢。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浪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

志殺之。乃從政。立聞之也。剗胎殺夫。則麒麟不

至郊竭澤涸洛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

致雨調和覆巢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

丘哉乃還息乎陳鄉作為陳操以哀之王肅曰陳操琴曲名

也。索隱曰此陳鄉非魯之陳邑家語云作繁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陳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

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

聾于戚陽虎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故示遷年州來是歲魯哀公三

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

聾在故也夏魯相整厘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

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

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焚車而見魯

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相魯必召仲尼後點歎曰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冉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魚曰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安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子贛知孔子思歸送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莒。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山。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

孫翩射殺昭公

徐廣曰哀公四年

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明年孔子自蒧

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

在來遠附。邇他日蒧

亦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小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

孔子聞之曰由

爾何不對曰其為人

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

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鄭玄曰。韜廣五寸。二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其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

二十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

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長沮曰彼執輿

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

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流自知津處周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

空舍此適彼故且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若從辟世

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

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

之法。耨而不輟。鄭玄曰一耨復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孔

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

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

與易也。已大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

而人小故也名曰子見夫子乎。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包氏曰文曰不勤勞四體植其杖而芸

國曰植倚也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云

除草曰芸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陳蔡之間楚使

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

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種

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

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安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夏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安

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孔。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

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

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公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

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

比干剖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儲。王肅曰。種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

君子能脩其道。絜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史記子世家七 卷十九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各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典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符聖君。往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

者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猶可追也。亂安

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曰言已

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

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十年時也百牢牢具

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

正。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水縣地理志云

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

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

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

何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曰

野哉由也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民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

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其明年將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矣年表哀公

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

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

縣西五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

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

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

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

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

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

國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

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

年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

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

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令

論語為文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足則吾能徵之。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是以周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

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晏

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音始奏。翕如。盛也。

如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公

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去也。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

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也。雎。鳥也。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

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也。按。王雎。金

也。鷓鴣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

也。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草。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

禮。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

德著見於天。故天命清廟為頌始。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

之以為王。使君天下。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

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篇，先後

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

正義曰：夫子所作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

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

云：彖斷也。言斷也。駁系。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駁系辭者

定一卦之義也。駁系。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駁系辭者

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又言系辭者，取網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變化法象。文三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中說義

所為也。文三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中說義

卦者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

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龍當有損益，又云：雜揉眾卦，錯綜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附之。讀易章句，編三絕曰：假我數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

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頗受業者甚眾。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毋怠，息

曰：以道為度，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毋固。何晏曰：無可

固行，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所慎：齋、戰、疾。

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

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

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達巷黨人童子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立自黨黑名

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

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魯哀公十四

年春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國之常處蓋人今鉅野

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也

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從從麟堆

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

車子為主車車土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

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

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顏

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

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

此天亦告夫子將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然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知

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朝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

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

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天子修春秋

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

曰殷中也又中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

世貶損之美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

曰後世知立者以春秋而罪立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

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

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梁

柱摧乎哲人萎矣乎

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

萎頓也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

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先為丞相封侯平帝

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一代孫志為褒成

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

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

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

十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

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

年四月巳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

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憇遺一老

王肅曰弔善也憇且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榮榮余在疚

王肅曰疚疾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王肅曰父

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也非諸侯所當稱也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

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廣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

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

柞松雜離女貞五味兔籠槽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

草索隱曰離音菝菝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

五味藥草名兔籠音謹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免檀檀樹之別種

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免檀檀樹之別種

免檀檀樹之別種

免檀檀樹之別種

免檀檀樹之別種

免檀檀樹之別種

免檀檀樹之別種

訣而去

索隱曰訣音決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

索隱曰冢語無上字且禮不至過墓不登龍豈人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九六

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

冠琴車書

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

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

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

東與孔子並大相望也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

宋子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生白字子

上年四十七子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

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

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濞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

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

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志亦曰。禮也。言祇敬。進退不天

下。君王至于賢人。衆人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

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高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志奔

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闔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